

文化石家庄

今时故址口开言,石刻青铜艺术源。
慷慨悲歌说燕赵,中山生在夹缝间。
——题记

故国中山——那一千年的梦

□白金锁

滹沱河,俗称“小黄河”,据《山海经·北山经》记载:“泰戏山,少草木,多金玉,滹沱之水出焉。”它从山西省繁峙县乔儿沟村,曲折回环流到石家庄市的平山县、灵寿县、正定县,一直东流出石家庄进入华北大平原,这条贯穿石家庄的古老河流,是石家庄区域的重要河流。

自古滹沱河两岸美丽的自然风光,让历代文人骚客感慨万千,吟咏不尽。在灵寿县志记载有“滹沱夜月”,被列为古时灵寿八景之一。知县李廷璋《滹沱夜月》诗中写道:“大戏源分是滹沱,风轻露冷月如何?潭心走影天边兔,江面流光镜里梭。蟾窟虚明通玉殿,银河清浅见嫦娥。水天夜色明如许,堪笑诗仙浪捉波。”在诗人眼里滹沱河的夜月景色像银河和嫦娥那么美,醉了诗人要入碧波去捉月。

滹沱河因其重要的战略位置,成为故国中山赖以生存的福地。中山灵寿古城遗址位于滹沱河的北岸,如今灵寿古城村遗留下的夯土城墙和美丽的传说,诉说着一个王城前世今生的慷慨悲歌。

中山国是春秋战国时期周朝的一个诸侯国,《战国策》称之为仅次于七个“万乘之国”的“千乘之国”,与东西周、宋、卫并称。不知什么原因,《史记》中没有中山国传记(世家)。它的遗址也犹如飞鸿踏雪,而且有关中山国的历史也记载甚少。因此,中山国一直被史学界称作历史上的“神秘王国”。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起,中山王陵及墓群的发掘,19000余件精美文物及镌刻其上3000余字铭文的出土,以及众多学者的不断研究,中山国的神秘面纱才逐步揭开。

在河北博物院“战国雄风——古中山国”展厅,可见中山王公厝墓出土的三件最重要的带有铭文的青铜器——中山王公式铁足大铜鼎、胤嗣刻铭铜圆壶、夔龙饰刻铭铜方壶,合称“中山三器”。中山三器铭文总和1123字,其中鼎铭文469字,仅次于西周宣王的毛公鼎,创下战国青铜器长铭之最。这些文字,填补了史书记载稀少的不足,记录了中山在大国夹缝中博弈求生的历史。

战国中期,中山国国力逐渐强盛。强盛时期的疆域大体东到今晋州、衡水,南到今高邑、邢台,北到今定州、保定;西到太行山,中山国统治的中心在今石家庄一带,《战国策》说它“方五百里”,成为滹沱区域一个有影响力的地方政权。

纵观史料虽然简要,但可见中山国的国史发展脉络基本清晰。春秋时期已有中山,公元前506年中山始见于史册。战国时,自公元前414年中山武公初立居顷,中山有了明确的君统和准确的纪年。其间,魏文侯派乐羊伐取中山,后中山桓公怀揣华夏文化复国徙都灵寿,在灵寿建都八十余年,公元前296年赵灭中山,迁其王于肤施(今陕西榆林一带),中山国退出历史舞台。

从出土文物看,中山国的文化基本上与中原各国相同,这里的文字、器物及墓葬制度基本和中原文化一致,但是也保留有部分游牧生活的遗风。这一切都为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有力证据,印证了“多元一体”发展格局和文化特色。

中山国不屈不挠,几生几灭,表现出强烈的进取发展意识。它纵横于列强之间,左冲右突,攻城略地,注重外交,表现出灵活的发展手段。它地处华夏族与游牧族的结合部,受地理环境和兼容并蓄民族传统生活习俗的影响,农牧业生产并存发展。北部以牧业为主,南部以农耕为主。同时中山国手工业生产非常发达,其工匠制造的铜、玉、陶、金、银、骨、石等大量精美的艺术品,在造型设计和制作工艺上都具有很高的水平。在中山王厝墓中出土了双翼神兽、四龙四风方案、十五连盏灯等以万计的珍贵文物,更说明了当时中山国冶炼技术的精湛与高超,被郭沫若誉为“艺术王国的”。

虽然来自北方游牧之地,但中山国注重学习华夏文化。在音乐舞蹈艺术方面,既有游牧民族剽悍雄健的传统,又吸收了华夏艺术柔和婉约的风格,形成了中山艺术的独有特色。在中山王陵出土的铜器铭文中,文字成熟,语言准确,字体工整,书法优美,显示出中山文化与华夏文化趋于融合。

中山文化是独树一帜的滹沱河区域文化,是地地道道的石家庄古文化。赵灭中山以后,中山文化与赵文化融为一体,以后又与燕文化一起,共同构成以燕赵为标示的河北文化。

我曾无数次登上中山故都遗址,站上长满荆棘杂草的古城墙,向西北望陵山近在眼前,太行山脉苍茫云烟;向东南看华北大平原一望无际,天然屏障滹沱河浪宽如练,浮光月影。拨开荆棘,仔细端详古城墙一层层纹理清晰夯土城墙,仿佛听到城墙建造时的夯歌,仿佛看到刀光剑影,箭矢如雨的慷慨悲歌……

近年来灵寿籍知名作家程雪莉先后完成《故国中山》《风从中山来》等著作,这些著作对中山文化进行有益的挖掘和探讨。在中山文化这个领域,还存在着许多我们尚不清楚的问题,需要去探讨、解决。开展中山文化研究,挖掘历史遗产,丰富石家庄区域文化的内涵,对建设幸福石家庄,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我在灵寿看到过一幅照片,夕阳下老鹳窝树挺立古城墙上,照片拍得古朴沧桑,让人心里忽然就涌出家的感觉,这也许就是乡愁吧!故国中山绵延千年的乡愁。据当地人讲,那棵老鹳窝树就像胡杨树一样,经历千年风雨依旧那样挺立,这不正是故国中山那悲歌慷慨的风骨吗?也正是石家庄文化的内核。在灵寿青铜馆里展览着那告别田赋鼎、中华梦鼎……中山蒙道劲、圆润、飘逸,不正是在诉说着一个千年复兴的梦吗?



◎报告文学

阳春三月的马兰村,宁静而祥和。

孩子们悠扬的歌声,随着春风飘过山峦,飘过胭脂河。

马兰村美丽依旧,村民们心头那朵最美丽的马兰花——人民日报前社长和总编辑邓拓长女、《晋察冀日报》史研究会会长邓小岚在马兰村月亮舞台做音乐节准备时突发脑梗,经医治无效,于3月21日23时48分溘然离世,享年79岁。在《人民日报》诞生地石家庄市平山县里庄村,漫山遍野开着和保定市阜平县马兰村一样的花朵。这马兰花,美丽,质朴,有着炽热的情怀。那一年,邓小岚从一版版春消息中生长起来,从一朵细小的春花,长到姹紫嫣红。

永远的马兰花

□邢建军 董子凝/文

马兰村因村庄有两座形似马头的山,山头探出村外,保护着村庄而得名,开始叫“马拦”,后来改名为“马兰”。村子里有许多经过修缮的《晋察冀日报》旧址,仍最大程度保留了从前的面貌:邓拓旧居、编辑部旧址、印刷厂旧址,小院错落有致;屋内桌子上,还摆放着当年用过的砚台、油灯和字典,好像研开墨,点上灯,就能回到战火纷飞、以笔从戎的岁月深处。

所有这些,都倾注着邓小岚他们姐妹兄弟的心血和汗水。

作为晋察冀边区机关报,《晋察冀日报》自创刊之日起,就始终与党和人民风雨同行,见证举世瞩目的伟大抗战,记录铭史册的重大事件。一期刊报纸,一块块版面,一篇篇报道,寄托着初心使命,书写着抗日救亡的非凡史诗。

1937年9月,八路军来到阜平,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在阜平县当地油印小报《抗敌》的基础上创办了《抗敌报》。《晋察冀日报》的前身是《抗敌报》,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亲笔题写寄语:民族的号筒。邓拓刚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不久,就被聂荣臻委以《晋察冀日报》主编的重任,那时他刚满25岁。

从1937年12月11日创刊至1948年6月14日终刊,《晋察冀日报》在10年6个月零3天的时间里,出版报纸2845期,创造了抗日根据地一份报纸的出版之最。

《石家庄日报》与邓拓有着颇为深厚的渊源。由邓拓亲笔题写的报头自1948年1月1日开始使用,中间曾停用一段时间,1984年又重新恢复使用至今,《石家庄日报》也成为目前华文报纸中唯一一份由邓拓题写报头的报纸。翻开散发着油墨香的《石家庄日报》,“石家庄日报”五个红色的大字,清新俊朗,遒劲有力。

其实,早在筹备创刊之时,时任《晋察冀日报》社长兼总编辑的邓拓对《石家庄日报》给予了人力、物力支持,并对办报的同志讲了许多具有指导意义的话。《石家庄日报》由《晋察冀日报》派生出,两者有着母子般的血缘关系。而《晋察冀日报》又是《人民日报》的前身之一,所以《石家庄日报》与《人民日报》同根同源。

二

在里庄《人民日报》旧址,守门人康贵手中常握着一盘钥匙,每每有前来参观的人,他都会攥着这盘钥匙,带领游客走进位于旧址院内的《人民日报》展馆。从邓拓旧居到张碧石旧居,从印刷厂到译电室……伴着钥匙哗哗作响,一扇扇门被推开,那段红色记忆扑面而来——

1948年3月,毛泽东和党中央东渡黄河,离开陕北前往华北,直接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黎明破晓之际,在红色革命根据地西柏坡,一声声电报,节奏清脆;一次次会议,通宵达旦;一张张战略作战图,徐徐铺展,党的革命事业正酝酿着一场战略转折。

5月9日,中共中央作出重要决定,晋冀鲁豫解放区和晋察冀解放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成立中共华北局和华北人民政府。毛泽东复电刘少奇的建议中提到,两大解放区合并,成立大党校、大军校、大党报诸问题。这里所说的“大党报”,即指能够指导全局性工作的中央机关报。

6月8日,兼任华北局第一书记的刘少奇主持华北局会议,讨论办大党报的问题。

五月初花飘香,里庄的天气还有些微凉。由张碧石任总编辑的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和由邓拓任总编辑的《晋察冀日报》先后进驻河北省平山县里庄村,准备合并后着手创办中国第一大报——《人民日报》。

里庄,距离西柏坡30多公里,距当时的华北局、华北军区所在地地堡村2.5公里,距华北人民政府所在地王子村仅1.5公里。南有光禄山,西临冶河,民风淳朴,是支前模范村。

里庄本就不大,村里突然来了一群

穿军装的人,村民表面从从容容地打量。当得知来人是大伙儿分田地的共产党,是解救百姓于苦海的八路军,并且这些八路军都是文化人!里庄人心照不宣,达成默契:要在村里办大报,这是个需要严守的秘密。

6月15日,《人民日报》创刊号付梓印刷,创刊号上发布了华北解放区正式组成的消息,发表了社论《华北解放区的当前任务(代创刊词)》。

创办大党报《人民日报》,邓拓心情激动,夜不能寐,挥毫写下一首充满革命豪情的七律,刊登于6月14日最后一期《晋察冀日报》上:“毛锥十载写纵横,不尽心血火情。故国当年危累卵,义旗直北控长城。山林肉满胡蹄过,子弟刀环空巷迎。战史编成三千页,仰看恒岳共峥嵘。”

邓拓女儿邓小虹2020年春天曾到里庄村参观。在参观完《人民日报》展馆后,她又绕回到父亲邓拓的旧居,在父亲当年深夜写下的那首七律诗前久久伫立,反复诵读,体味跟父亲一样的那些革命先辈的满腹豪情,回到北京后,她便着手将这七律诗雕刻在石碑上。

邓小虹说,姐姐邓小岚出生在阜平,后来,随着母亲来到平山,在西柏坡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旧址平山县东回舍镇张家庄村生活过。退休后,她们姐妹二人为了研究《晋察冀日报》创刊史,经常往返于阜平和平山之间,对这两地的感情极深。

三

马兰村东部的马兰纪念广场,广场上矗立着晋察冀日报社老报人集资修建的马兰惨案遇难同胞纪念碑,纪念碑上记录了1943年马兰19位乡亲誓死保护报社的壮举。

1943年秋,日军发动扫荡,马兰村及附近乡亲为掩护报社,19人惨遭杀害,无一人生还。就在报社转移路上的一次突围后,邓拓爱人丁一岚在山洞中生下了邓小岚。

后来,邓拓在悼念马兰七烈士的诗中曾描述:“悬崖一片土,临水七人碑。从此马兰路,千秋烈士居。”他在撰写《燕山夜话》时用的笔名马南邨,就是马兰村的谐音。

在村中的晋察冀日报社旧址,一份份资料,一张张照片,一件件展品,让人对那段历史有了更深刻清晰的认识和了解。

邓拓等老一辈革命家带领报社的全体人员,一手拿笔,一手拿枪,坚持游击办报,创造了“八匹骡子办报”和“三千字内著文”的佳话,书写了在战火中出版铅印日报的传奇。

邓小岚的母亲丁一岚,也是《晋察冀日报》的老报人,是1949年开国大典的播音员、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第一任台长。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为了革命工作,邓小岚的父母无暇照顾她,把她寄养在当地一村人家中。后来,她母亲送给她一枚刻着“马兰后人”的图章,让她铭记老区人民的恩情。长大后,邓小岚常常以马兰后人自称,她深深眷恋着这片洒满鲜血和希望的土壤。

四

邓小岚一直有着她的“马兰梦”,漫山遍野都是花,到处都是歌声。

如今,这个刚刚脱贫的太行山深处的小山村,经过邓小岚18年的辛勤耕耘,真的实现了“处处花开,处处歌声”。音乐的种子已经在村民心里扎下了根。

在里庄邓小岚的家里,最醒目的位置就摆放着全套的《晋察冀日报》。1938年9月10号刊发毛泽东主席的《论持久战》一文时,报纸的名字还叫《抗敌报》。

走出邓小岚的家门,来到山坡上,树丛掩映着一座欧式尖顶的淡蓝色小楼,仿佛童话里的水晶宫。邓小岚曾笑称这里是“音乐城堡”。

拾级而上,仿佛来到一个音乐仙境,栏杆上雕刻着跳跃的音符,壁炉旁的大提琴,仿佛健壮的少年;静静古筝里,潺潺流淌着胭脂河水。盘旋而上的楼梯旁,是马兰小乐队孩子们的张张笑脸。就连卫生间门上,也跳动着欢快的音符。



邓小岚有着她的“马兰梦”:漫山遍野都是花,到处都是歌声。(图片来源:新华网)

夕阳里,站在音乐城堡的阳台上,眺望不远处父亲邓拓与母亲丁一岚那曾满院梨花的旧居屋顶,那曾经是邓小岚忙碌了一天后最为惬意的时光。

1963年,奔着清华乐团去的邓小岚考上了清华大学化工系。在清华大学乐团,她接受了专业老师严格的训练,音乐陪伴她度过了许多人生忧伤与快乐的时刻。

邓小岚说:“我要为缺失了歌声的孩子带去音乐,让他们和音乐成为终生的朋友。”

五

在邓小岚和弟弟妹妹集资改建的宽敞明亮的新校舍里,教室墙上“音乐是人类最美的语言”的大字标语格外引人注目。在孩子们心头永远记得:邓老师背来了小提琴、大提琴、手风琴、吉他,那是他们第一次见到这些乐器。中间大教室几乎挤满了全校的学生。孙志雪、孙培栋、梁一就是那时迷上了音乐。现在,上了大学的他们组成了一个32人的马兰小乐队,最大的26岁,最小的20岁。

邓小岚曾经常与他们在微信群里分享音乐带来的美好和诗意。

“如果有一天,你来到美丽的马兰,别忘记唱一首心中的歌谣……”这是音乐人阿里2011年在纪录片《马兰的歌声》中创作的歌曲,后来成为马兰的村歌。这首歌是阿里站在孙培栋家电灯下对着灯写的。

孙培栋至今还记得邓老师大雪天到家里辅导他音乐的情景,记得他背着吉他爬上梯子弹唱《龙之歌》的情景,那年他11岁,在邓老师启蒙下,他与音乐成了知音朋友。如今的他河北工程大学大三学生,经常随乐团演出——这都得益于邓小岚在马兰村播撒下的音乐种子。

邓小岚不但为村里修路、种树、盖学校、改建厕所,还常年给病人买药,给孩子买乐器。马兰小学爱心午餐是邓小岚介绍赞助的,音乐教室也是邓小岚想办法盖起来的,她把大部分退休金都花在了马兰。

邓小岚在马兰新村的“家”,更像一间音乐教室。客厅里的课桌可供十几个孩子同时上课,小黑板抄写着《山楂树下》《美丽的家园》《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五线谱,小提琴、大提琴、吉他、手风琴、堂鼓……足足有20多件乐器。两排为孩子们准备的书架算是高档“家具”,一辆二手电动车是邓小岚骑着上课用的。与那些装修漂亮的农家相比,邓小岚的家显得有些寒酸。

她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了音乐,奉献给了马兰,奉献给了孩子们。

邓小岚为父亲《题马兰烈士墓》精心谱上曲,她指挥马兰小乐队在邓拓诞辰110周年纪念会上演唱了这首

歌。早期马兰小乐队队员梁一给孩子们手风琴伴奏。“故乡如醉远,天末且栖迟。沥血输邦党,遗风永梦思。悬崖一片土,临水七人碑。从此马兰路,千秋烈士居。”悠远、悲怆、深情的旋律从邓小岚嘴里吟唱出来,观众无不热泪盈眶。

纪录片《马兰的歌声》记录了邓小岚带着山乡孩子伴随音乐成长的纯美时光。溪水山坡作舞台,蜜蜂白鹤是观众,孩子们人手一把乐器尽情弹唱:“彩云飘过铁贯山,铁贯山,我们走在放学的路上……胭脂河水欢快地流淌,小岚老师来到马兰……”

六

邓小岚在马兰村义务助教18年的事迹,感动了北京奥组委,他们找到她和马兰小乐队,进而扩展到阜平县城南庄镇几所小学的44名山区孩子。

3个多月的培训时光里,邓小岚在城南庄镇和马兰村之间来回跑——她还要赶回马兰给孩子们上音乐课。30多公里的山路她大部分时间乘客车,实在赶不上才租车。她与孩子一起学习希腊语,她学会了,再教给不会的孩子。希腊语很难学,孩子们一时记不住。邓小岚提议用汉语拼音标注的办法,结果孩子们很快领悟了。

2月4日,北京冬奥会开幕式上,由阜平县城南庄镇夏庄学区中心校的孩子们组建的马兰花儿童声合唱团,演唱了《奥林匹克颂》,惊艳了世界。

马兰花儿童声合唱团44名孩子,很多人第一次走出大山。他们当中最小的5岁,最大的不过11岁,孩子们的合唱清澈、童真,有一个小伙伴的晃动方向就有别于其他小伙伴。而这一小插曲,反而让观众认为这样的“朴素”演出真实自然。

北京2022年冬奥会闭幕式上,阜平马兰花儿童声合唱团再次登台。这次红红火火的虎头衣换成了冰雪蓝鱼服,孩子们脸上的表情也更加自信和从容。伴随着孩子们清澈的《奥林匹克颂》歌声,鸟巢降下了奥林匹克会旗。

观众席上,邓小岚摘下眼镜,一遍遍擦拭着眼睛,内心涌动着潮水般的欣慰与幸福……

“北京冬奥会马兰花合唱团的孩子们演唱的奥运会会歌获得世人高度赞扬,更将他们的快乐推向高峰,她在自己生命的高光时刻离去,而且走得安详平静,这也是对我们最大的慰藉。”邓小岚的子女在诉苦中这样写道。

从平山到阜平,从战争到和平,邓小岚如同马兰花那般,为人们带来温暖和希望。

如今,又是春天,她永远地离开了,却把花籽种在人们的心上……